

歷代史料筆記叢刊

唐宋史料筆記

容齋隨筆

中華書局

容齋隨筆

PDG

唐宋史料筆記叢刊

容齋隨筆
上冊

〔宋〕洪邁撰
孔凡禮點校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容齋隨筆/(宋)洪邁撰;孔凡禮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5

(唐宋史料筆記叢刊)

ISBN 7-101-04021-7

I.容… II.①洪…②孔… III.筆記—中國—南宋—選集 IV.Z429.4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61559 號

責任編輯:張繼海

唐宋史料筆記叢刊

容齋隨筆

(全二冊)

[宋]洪邁撰

孔凡禮點校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36 1/4 印張·566 千字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1-4000 冊 定價:78.00 元

ISBN 7-101-04021-7/K·1660

新學堂
PDG

前言

容齋隨筆，宋洪邁撰。

邁字景廬，號容齋，鄱陽（今屬江西）人。宋徽宗宣和五年（一一二三）生。

宋史洪邁傳稱邁「幼讀書日數千言」，「博極載籍，雖稗官虞初，釋老傍行，靡不涉獵」。紹興十五年（一一四五）登進士第。三十一年，累遷左司員外郎。

三十二年春，金主完顏雍（金世宗）遣使來告登位，朝議遣使報聘。其時，邁已進起居舍人。邁慨然請行。於是假翰林學士，充賀登位使，欲令金稱兄弟敵國而歸河南地。

四月戊子（二十二日），洪邁辭行。國書用敵國禮。入金燕京，金以爲不如式，抑令人於給金人的表章中稱「陪臣」。邁初執不可，金乃鎖使館，自旦及暮，水漿不通，如是者凡三日。不得已，在表章中稱「陪臣」，乃得見。七月回朝，以使金辱命論罷。

平情而論，洪邁在惡劣的環境中，同金人進行了艱苦的鬭爭，大節是無虧的。范成大石湖居士詩集卷八洪景廬內翰使還入境以詩迓之有「玉帛干戈洵並馳，孤臣叱馭觸危機」「天地有情蘇武歸」之句，肯

定了洪邁，以能歸來爲慶幸。

然而，這對於洪邁來說，始終是抹不掉的陰影，因爲他終究沒有很好地完成朝廷的委託。他始終不願在自己的書中提到這件事。

孝宗隆興元年（一一六三），起知泉州。乾道二年（一一六五），知吉州。入對，除起居舍人。三年，遷起居郎，拜中書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仍參史事。六年，知贛州。淳熙七年（一一七九）容齋隨筆初筆十六卷成，時知建寧府。十一年，知婺州。十二年，以提舉佑神觀兼侍講，同修國史。十三年九月，拜翰林學士，上四朝史，北宋一祖八宗百七十八年爲一書。

光宗紹熙元年（一一九〇），進煥章閣學士，知紹興府。二年，提舉玉隆萬壽宮。三年，容齋隨筆續筆十六卷成；上章告老，進龍圖閣學士。寧宗慶元二年（一一九六），容齋隨筆三筆十六卷成。三年，容齋隨筆四筆十六卷成。嘉泰二年（一二〇二），以端明殿學士致仕，卒，年八十。容齋隨筆五筆成十卷。贈光祿大夫，謚文敏。

洪邁著述傳世者，除容齋隨筆外，其流傳較廣、影響較大者，尚有夷堅志。此書原爲四百二十卷，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新校輯本爲二百七卷，其殘佚者略過半。

據宋史藝文志，洪邁著述尚有太祖太宗本紀三十五卷、四朝史紀二十卷、列傳一百三十五卷。以上三書，當包括在上面提到的四朝史中。

這裏，需要就四朝史略作一點說明。

四朝史，即四朝國史，亦即北宋一代之史。修此書，前後歷三十年。三筆卷十三四朝史志云：

四朝國史本紀，皆邁爲編修官日作。至於淳熙乙巳（一一八五）、丙午（一一八六），又成列傳百三十五卷。

四筆卷一畢仲游二書：

元祐初，司馬溫公當國，盡改王荊公所行政事，士大夫言利害者以千百數，聞朝廷更化，莫不歡然相賀，唯畢仲游一書，究盡本末。其略云（略）。……先是東坡公在館閣，頗因言語文章，規切時政，仲游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略）。……二公得書聳然，竟如其慮。予頃修史時，因得其集，讀二書，思欲爲之表見，故官雖不顯，亦爲之立傳云。

今查宋史，卷二百八十一有畢仲游傳，二書具在。說明元人修宋史時，於北宋的那一部分的傳，依據了（至少是參考了）洪邁的文字。這樣說來，四朝史的原書雖然失傳了，但洪邁在這方面的貢獻，我們仍可以通過宋史感受到。

洪邁之書影響較大者，尚有萬首唐人絕句一百卷，紹熙間成書。有明嘉靖刊本、一九五五年古典文學出版社影印本。洪氏此書有誤收者，次第有不當處，然彙一代之絕句爲一書，功亦不可沒。

宋史藝文志著錄洪邁野處狼稿一百四卷。其書已久佚。今傳野處狼稿，乃他人之作。

洪邁長兄适，字景伯，官至台輔。有盤洲文集八十卷傳世。次兄遵，字景嚴，歷官方面。有小隱集七十卷，已早佚，永樂大典徵引之頗多。

二

本書以「隨筆」名書，所謂隨，就是不拘一個方面，這就決定了本書內容的廣泛性。本書主要是講歷史。

首先是評史，對歷史事實作評論。

作者致力探討國家政權的興衰這個歷史的大主題。

他強調人才是興國之本、強國之基。初筆卷二秦用他國人謂秦用魏人公孫鞅、趙人樓緩、魏人張儀、魏冉、范雎、燕人蔡澤、韓人呂不韋、楚人李斯，「卒之所以兼天下者，諸人之力也」。用人不僅限於本國、本地，同時要積極使用外來人才。

作者以爲，用人之道首在於信任，其次曰專。如初筆卷八東晉將相條。

其三曰不執一端。靈活、機動，因才而用，因需而用。如五筆卷一唐宰相不歷守令條，四筆卷十二祖宗用人條。

作者探討興國之道的同時，深入研究亡國的原因。續筆卷五秦隋之惡是其中代表作。

作者認為，秦、隋兩代有其相似處，一是統一了紛爭的局面，國勢強盛；二是享國短促，只傳了兩代。對於後者，其共同點爲：第一，秦、隋皆「不聞其過」。在秦代，根本聽不到不同的聲音；在隋代，偶爾可以聽到不同的聲音，即臣下的勸諫，但隋煬帝說「有諫我者，當時不殺，後必殺之」，其結果還是一樣。第二，秦、隋皆「養生泰奢」。秦修阿房宮，隋修乾陽殿，一材之費，已數十萬工。秦還「奉終泰厚」，秦始皇修陵墓，下錮三泉，多殺宮人，生理工匠以萬數。第三，秦、隋皆「賦斂無度，竭民財力」。秦箕斂頭會，重以苛法，赭衣滿路，羣盜滿山，孤寡老弱不能相養，死者相望。隋則殫人力以事夸侈，甲兵亟動，徭役不息。

對於上述現象，作者在初筆卷五晉之亡與秦隋異一則中歸納爲「得罪於民」。

得罪於民，民羣起而攻之，這就是秦、隋滅亡的根本原因。

作者評史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評價歷史人物。如續筆卷三漢文帝受言、三筆卷五光武苻堅及卷七赦恩爲害、赦放債負、五筆卷七張蘊古大寶箴等。作者對歷史人物進行客觀、具體的分析，做到了實事求是。

本書講歷史的第二個重要內容是歷史事實的紀錄和考訂。

先說史實紀錄。

三筆卷三北狄俘虜之苦敘述金人慘無人道地虐待漢人俘虜，卷五北虜誅宗王敘述金最高統治集團

內部兩次血腥殘殺。關於金統治區的情況，由於金人採取嚴密的封鎖政策，南宋人知道很少。這裏的記載價值甚高（此二則清代坊本容齋隨筆刪去，見本書附錄張元濟跋）。

五筆卷六李彥仙守陝記述了李彥仙建炎數年間孤軍抗金作戰最後壯烈殉國的事迹，可備國史。

初筆卷十楊彪陳羣揭露蔡京等爲政，欲殄滅元祐善類；三筆卷十三政和宮室揭露政和間蔡京大興土木；續筆卷十五紫閣山村詩揭露宣和間朱勔等挾花石綱豪奪漁取；三筆卷十二再書博古圖揭露蔡京當政和宣和間禁士大夫不得讀史；卷十四政和文忌揭露蔡京施行文化專制；續筆卷四宣和官冗揭露官僚機構臃腫，人心渙散，士無鬬志，等等。

作者生活在宋、金對峙、愛國士大夫和廣大人民謀求恢復的時代，以上記述，有強烈的現實意義。再說史實考察。

本書致力於古代和當代經濟狀況的考察。如三筆卷四省錢百陌考察古今錢幣體制，卷十四官會折閱考察官會子——紙幣在宋高宗、孝宗、寧宗各朝的施行情況，五筆卷七風災霜旱考察荒政。

律曆、天文方面的考察，有續筆卷七建除十二辰，初筆卷四鬼宿渡河等。

有族姓方面的考察，如三筆卷三元魏改功臣姓氏歷敘漢族與少數民族的演化與融合。

有典章制度方面的考察，如初筆卷四進士試題考察的是科舉制度，初筆卷四府軍名額、卷十致仕之失、四筆卷七小官受俸考察的是職官制度，續筆卷三謚法考察的是禮制等。

有史書的考訂，如初筆卷六杜悰謂新唐書、資治通鑑誤採野史。

有對於古代文物的考察，如三筆卷十三再書博古圖系統考察宣和博古圖的謬妄，續筆卷十一古鐔于、卷十二銅雀臺硯對鐔于和銅雀臺硯做了深入的考察。

本書還致力於古今地理的考察，包括一些地方名稱的由來、沿革、分野、交通、風土習俗、物產。特別致力於鄉邦——饒州的地理考察，包括文獻資料的搜集、名勝、人物、官吏、學校有關情況的記錄。

本書有一部分內容不屬於史的範疇，姑以「其他」二字括之。

作者對經學有很深的造詣。四筆卷二諸家經學興廢講了經學史。續筆卷十六周禮非周公書謂周禮實出劉歆之手。三筆卷一晁景迂經說指出晁說之（景迂）之非，而晁氏對經學有精深研究。

文字、語言，古人謂之小學，屬於經學範疇。作者關於文字、語言方面的論述，包括詞義考源、詞義辨正、古籍釋詞、助詞、古方言、俗語、避諱字、文字演變、音韻、語言與文化交流等，有許多精闢的見解，超越了前人和當代人。

如初筆卷五字省文謂「礼」爲「禮」之說文本字，「与」爲「與」之說文本字，章奏及程文書冊皆可用。對今天研究簡體字，尚有意義。

又如五筆卷八禮部韻略非是謂官修的「禮部韻略」所分字，有絕不近人情者，如「東」之與「冬」，「清」之與「青」，至於隔韻不通用。按，今天流行的一些韻書，「東」與「冬」、「清」與「青」猶隔韻。作者的見

解，尚有現實意義。

作者廣泛論及古代子書，其中有老子、莊子、管子、晏子、荀子、尹文子、墨子、楊子、孔叢子、鬼谷子、呂氏春秋、隨巢子、胡非子、文子、文中子等。作者着重論述列子，如四筆卷一列子與佛經相參引，列子 天瑞篇 林類「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之語，其意即佛家所云輪迴。作者在當時雖然沒有考察出列子晚出這一事實，但這裏所闡述的見解，對於研究列子却是十分重要的。

醫藥之書屬子部。作者考察了醫藥問題，如四筆卷三治藥捷法講的是製劑，雷公炮炙論講的是藥方，卷四礬石之毒講的是藥性，卷八茸附治疽漏講的是醫理。

作者對一些動植物進行了考察，其中大部分屬子部農家類範疇，如續筆卷十苦蕒菜，四筆卷二北人重甘蔗，卷五禽畜菜茹色不同，卷六臨海蟹圖，卷八莆田荔枝等。

本書中有二百多條詩話、文話、詞話，其中大部分前人已以容齋詩話之名輯出行世，屬於文學史料範疇。其中不少不見他書，如三筆卷十一何公橋詩所敘蘇軾軼事。

作者引用的書，粗略統計，有九十五種不見於今。

作者對涉及的很多問題都有獨到的見解。宋史洪邁傳說他極鬼神事物之變，并非虛語。

作者與同時代的士大夫比較，思想具有較多的唯物因素。如初筆卷一郭璞葬地謂世有謂郭璞為先知，而郭不能免於非命，則所謂先知者安在？同卷詩識不然謂世以富貴中不如意語、少壯時衰病語為

識，而白居易十八歲時已有「多疾」、「不堪老」語，白終年七十五，則所謂識者安在？卷六邾文公楚昭王稱邾文公以民爲重遷於繹，竟未幾而卒，楚昭王以大臣爲重願受天降之禍，竟失國，則所謂天道者安在等。

作者終究生活在十二世紀，其思想自難免有局限性，反映在三筆卷一共工氏、續筆卷二巫蠱之禍等條的議論中。

整個說來，前人稱本書考據精確，議論高簡，其淹通賅博實爲南宋說部（筆記）之首是切合實際的。北宋說部，自以沈括夢溪筆談爲首，其科學技術內涵，本書實不及，然就史事評論而論，沈實不及洪，二者固未易分軒輊。要之，本書乃宋人筆記之代表作。

三

容齋隨筆的版本主要有：

一、宋孝宗淳熙間婺州刻本。所刻爲容齋隨筆初集，即初筆，今稱初筆本。續筆的自序提到，已佚。

二、初筆及續筆合刊本，或續筆單刊本。王楙野客叢書卷十七、卷二十四、卷二十六、卷二十七、卷二十八皆引續筆。據野客叢書王楙自序，此書成於宋寧宗嘉泰二年（一二〇二），距以下所云之嘉定五年本早十年。以此知淳熙本與嘉定本之間，至少當有一本，即此本。此本已佚。然而見於以下所云的

會通館本的丘橐跋和紹定本的周文炳跋。

三、冠以寧宗嘉定五年壬申（一二二二）何異序的洪伋贛州所刻五集合刊本。今存首二筆。簡稱贛州本。今藏北京國家圖書館。

四、嘉定十六年（一二二三）洪伋建寧刻本。已佚。

五、理宗紹定二年（一二二九）臨川周文炳據建寧本所校刻之本。已佚。

六、臨安府輓鼓橋南河西岸陳宅書籍舖所印的臨安本。見耿文光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九十二，詳本書附錄。已佚。

七、宋刻本，殘存四筆卷一至卷五（其中有缺葉）。參以下第八元大德重刊本條及第二十四叢刊本條。其刊刻年代在贛州本、紹定本後。

八、元成宗大德九年乙巳（一三〇五）重刊本。本書叢刊本四筆，有影印殘宋本卷一至卷五五卷，其中缺葉，即以此本補。此本全書已佚。

九、明成祖永樂五年（一四〇七）抄本。存三筆一至四卷，四筆十一至十六卷。藏北京國家圖書館。

一〇、明孝宗弘治八年（一四九五）會通館銅版活字本。出自紹定本。簡稱會本。今藏北京國家圖書館。

一一、弘治十一年李瀚刻本。簡稱李本。今藏北京國家圖書館。

一二、明弘治刻本。每葉行數、字數均與贛州本相同。乃覆刻贛州本。今藏北京國家圖書館。簡稱弘治本。

一三、明刊本。半葉九行，行十八字。傳增湘藏園羣書題記卷七定爲嘉靖本。會本三筆卷十三碌碌七字一則篇末無「莊子漁父篇」云云十八字，而此本有之，說明此本不出自紹定本；贛州本初筆卷一郭璞葬地一則篇末無「廁上銜刀之見淺矣」一句，而此本亦無之，說明此本當出自贛州本。此本今藏北京國家圖書館，簡稱嘉靖本。

一四、明抄本。此本初筆卷一郭璞葬地之末有「廁上銜刀之見淺矣」一句，三筆卷十三碌碌七字一則之末無「莊子漁父篇」云云十八字，說明與會本一源，同出紹定本。然有會本所不及者。其一，會本五筆之末，有丘橐、洪伋二跋，周一跋；周失其名。此本五筆之末，亦有此跋，款式完全一致；而周之名兩見於跋中，不過爲小寫。自此得知周乃名文炳。大約因爲會本在用銅活字印刷時，沒有小號的字，就把它刪去了。知道文炳之名，有助於了解容齋隨筆全書的流傳。其二，會本刪去了自初筆至五筆的作者自注注文；上面已經說了，銅活字中没有小號的字模，而此本的全部自注注文都保留了。此本的價值很高。此本有「溫儀可象」、「斐齋圖書」、「溫儀」、「溫儀之章」各印。傳增湘嘗見之，著錄於藏園羣書經眼錄，謂皆明人印章。惟傅氏似未就此本特色，進行深入考察。此本抄出多手，爲黃岡劉氏藏書。此本今藏北京國家圖書館。

一五、明蘭雪堂仿宋活字本。王國維曾據此本以校三筆、四筆、五筆，簡稱王校。王氏校本今藏北京國家圖書館。參本書附錄的王國維跋九則、蘭雪堂本今未見。

一六、明崇禎三年（一六三〇）馬元調刊本。九行十八字。傳增湘疑其爲翻刻嘉靖本。簡稱馬本。

馬本會合數本，校勘翻刻，參伍是正，改定千餘字。傳增湘盛贊其文字。

一七、清聖祖康熙三十九年（一七〇〇）洪景重修馬本。

一八、四庫全書本。簡稱庫本。

一九、清抄本。依馬本錄出。

此本之朱筆批點，乃陳訐（宋齋）手筆，其藍筆，乃吳騫（兔牀）臨何焯（義門）評校。參本書附錄傳增湘跋第九則。今此本藏北京國家圖書館。然原本不可得而見，能見者惟膠捲。在顯微閱讀器中，其顏色無由辨別。陳、何二氏批點，多爲義理，然間亦有文字校訂。姑稱之爲「清抄本何焯等校」。

二〇、清高宗乾隆五十九年（一七九四）掃葉山房覆刻馬本。

二一、清穆宗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校刊、清德宗光緒元年（一八七五）印行，光緒九年依會通館本重校、新豐洪氏十三公祠刻本。簡稱祠本。

馬本刊刻者馬元調氏未見會通館本，祠本謂依會通館本重校。然考其實，五筆卷四毛詩語助條，會通館本「充耳以素乎而」句下，尚有「尚之以瓊華乎而」一句，祠本並未補入；其他尚有會通館本文字遠

勝祠本而祠本未改正者。疑祠本重校時，板已刻就，過多改刻，其勢已有所不能。理或如是。

這是祠本的不足之處，但是全面說來，祠本較之馬本，影響廣，讀者多，更具代表性。因為它在馬本的基礎上，繼續校勘，質量又有所提高。

二二、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皖南洪氏見山草堂刊本。

二三、民國四年（一九一五）羅元輔校正重印光緒二十年皖南洪氏見山草堂衣江官廨刊本。

二四、民國二十五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續編本。其初筆、續筆爲影印宋嘉定贛州刻本，其四筆卷一至卷五爲影印另一宋本；餘乃影印會通館本，統稱叢刊本。

叢刊本的嘉定本，繆荃孫氏稱之爲「至善」之本。見繆氏跋語。張元濟跋語亦謂「明嘉靖本誤處甚多」，嘉定本「可是正」。二跋均見本書附錄。

叢刊本中的會本，有一些不足之處，但是上面已說它源出宋紹定本，不少地方，其文字高出現存李本、馬本、庫本、祠本等很多，各本皆不能替代。這一點，人們到現在爲止，還沒有充分注意到。

姑以會本與祠本比較，舉三例於後。

一、三筆卷七五代濫刑謂「五代之際，時君以殺爲嬉，視人命如草芥」；唐明宗頗有仁心，獨能斟酌改。

「俊」有悔改之意。叢刊本以下敘石敬瑭殺以竹竿爲戰鬪之戲之幼童二人，明宗知其事，乃下詔自

咎，以爲失刑，減常膳十日，以謝幽冤，罰石敬瑭一月俸。

祠本「俊」作「援」，非是。

二、四筆卷六乾寧覆試進士謂：「唐昭宗乾寧二年試進士。……是時，國祚如贅旆，悍鎮強藩，請隨問鼎之不暇。」

按，「贅旆」猶「贅旒」，比喻虛居其位而無實權。

祠本「贅旆」作「贅疣」。贅疣乃肉瘤，比喻多餘無用之物。以此喻唐昭宗，大謬。蓋唐昭宗雖身居逆境，猶欲有所作爲，他衝破重重困難，做了一些有意義的事。以此，洪邁予以很高評價。改「旆」爲「疣」，違背了洪邁的原意。

三、五筆卷三五方老人祝聖壽云：「聖節所用祝頌樂語，外方州縣各當筵致語一篇，又有王母隊者，若教坊，唯祝聖而已。」以下引歐陽修五方老人祝壽文，有「太山老叟，東海真仙」，「遇安期而遺棗，笑方朔之偷桃」等語。

按，教坊乃掌管樂人的官署，宋史卷一百四十二樂志有教坊專節。教坊云：「每春秋聖節三大宴，有小兒隊舞，致辭以述德美，女弟子隊舞，亦致辭如小兒隊等。蘇軾文集卷四十五集英殿春宴教坊詞細目有教坊致語、口號、勾合曲、勾小兒隊、小兒致語、勾雜劇、放小兒隊、勾女童隊、隊名、問女童隊、女童致語、勾雜劇、放女童隊等。」